

株洲六岁伢子会四国语言, 只因爸妈是老外

文、图/特约记者 赵露 张媛

Rahul 是印度人, 娶了一个菲律宾女子, 但他们却把家安在了湖南株洲。如今, 他们的孩子6岁了, 会4国语言。这是怎样的一家人呢?

1 外出靠路牌

“是的, 是的。”这是 Rahul 的普通话里出现频率最高的词。一开始, 以为他是在回答我的问题; 后来他说太多了, 我一度认为他是没听明白索性因此模糊应付。

和 Rahul 的见面很有趣, 一个说汉语的人与一个说英语的人沟通确实存在问题。幸运的是, 我学生时代的英语基础还没有完全忘记, 而 Rahul 在中国常驻多年, 汉语相对我的英语还要好一些。

中国人去英美等国居住半年, 大概就能用英语和他人交流。但 Rahul 在中国9年, 其中在株洲7年, 汉语并没有太多的进步, 只能勉强交流。

我问他每周是双休吗, 他听不懂“双休”, 要说每周休息多少天。问他能否说详细点、具体点吗? 他始终不知道“详细”、“具体”的意思。

Rahul 说, 其实他有些“不思进取”, 普通话是他见过最难学的语言, 汉字就更不愿意去碰。“我最喜欢株洲的路牌, 每个路牌下面都有拼音,

刚来株洲时, 外出的时候从来不怕迷路。”

和久居中国的许多外国人不一样, Rahul 一直没给自己取一个中文名字, 原因很简单, 就是因为汉字太难了。2013年购买房子登记时, 必须要用到中文名字, Rahul 和登记人员说没有。无奈, 登记人员按 Rahul Bisht 音译给他取了个中文名——毕瑞虎, 但他从来不用。

Rahul 今年33岁, 出生在印度德拉敦。德拉敦类似于中国的省会城市, 但城市不大, 开车到首都新德里需要5个小时。2005年, Rahul 在朋友的介绍下来到长沙某健身机构担任瑜伽教练。

在大学时, Rahul 最喜欢的运动就是曲棍球和瑜伽, 毕业后还在一家俱乐部担任过曲棍球运动员。但曲棍球在中国可谓罕见, Rahul 也就很少再接触, 于是教瑜伽就成了 Rahul 的谋生的手段。



Rahul 的一家合影。(从左至右依次是 Rahul 本人、他的孩子、他的妻子和他的岳父)



2013年在印度, Rahul 结婚了。

2 认为株洲很宜居

Rahul 习惯了家乡小城的生活方式, 并不适应长沙的热闹繁华。因工作关系, 他几次到株洲出差, 后来换工作时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株洲。在当时, Rahul 在株洲并无朋友, 而且哈尔滨、北京等地也有朋友叫他过去。Rahul 说: “我偏爱中小城市, 大城市高工资的背后是高物价、高消费, 快节奏的生活把个性掩埋, 拥挤的交通把生活堵在了车上, 株洲则是一个宜居的城市。”

2007年初到株洲后, Rahul 就一直在天台路的动力港担任瑜伽教练。如今, 瑜伽在中国越来越受欢迎, 尤其是中青年女士阶层。记者在他的教学场所看到, 他的学员大多是中年妇女。Rahul 闭着眼睛, 嘴里说着并不标准的普通话, 手上缓慢地做着动作, 一步步地教着学员。每周, 他要来这里上13节课, 有足够的闲暇时间自己安排。Rahul 通过瑜伽认识了许多朋友。周末有空时, 他会和朋友们相聚吃饭。“今天他们来我家, 明天我们就去他们家。”

在动力港的通道上, 记者看到了 Rahul 的名字和相片醒目地挂在墙上。就在上个季度, 他被评为该公司的季度优秀员工。

“Rahul 在工作上很‘较真’, 几乎从不迟到。”Rahul 的一名同事告诉记者。和记者的几次见面, Rahul 都是比约好的时间早到。让我印象深刻的是, 受按春节划分年份的习俗影响, 元旦后几天, 许多人都还会把今年和去年弄模糊。“每当我错误地把2014年发生的事说成今年时, Rahul 都会停下来认真指正。”Rahul 的这名同事告诉记者。

其实在来中国前, Rahul 和许多印度人一样, 对中国抱有并不那么好的看法。而现在, 他说, 9年的经历告诉他, “在深入一个国家之前, 你无法真正了解乃至评价它”。

“这么多年, 我从没发现株洲有什么不好。”来株洲后不久, 他就熟悉了市内的大小街道。说起株洲这些年的变化, “城市更干净了, 绿化更多了, 过马路闯红灯的人少了”。

3 网上异国恋

1月8日, 记者受邀到 Rahul 家采访。刚进门时, Rahul 的儿子 Krishna 看到有客人来访, 小跑着进屋内拿了两个橘子塞到记者的手上, 然后又害羞地溜溜烟跑进了屋内。

Rahul 笑着把 Krishna 叫出来说, 他可以给我们当翻译。Krishna 今年6岁, 从小就在株洲长大, 如今在株洲一家幼儿园就读。Krishna 可谓“天赋惊人”, 会说4国语言: 英语、汉语、印度语、菲律宾语。除了和别的孩子长得不一样外, Krishna 在幼儿园和别的孩子没有区别, 交流也并无障碍。他和小朋友们一起玩耍、吃饭, 上课。Krishna 的中文名叫郑科瑞晰, 说着带株洲腔的普通话, 可谓是一个地道的“株洲细伢子”。

除了大厅里放着一棵圣诞

树, 让人感觉到一点外国味道外, Rahul 的家里几乎看不出任何的外国元素。Rahul 说: “其实我是信奉印度教的, 妻子才是基督教徒。”

Rahul 的妻子 Lielo 来自菲律宾。和许多印度妇女一样, 她的额头靠近两眉中间涂饰了一个彩色的圆点, 印度人称之为“贡姆贡姆”, 我们中国人则称它“吉祥点”。在印度, 妇女额上的圆点一直是表明妇女的婚嫁状况的。印度人举行婚礼, 只有在新郎给新娘的额上涂饰上吉祥点之后, 婚礼才算完成。

Rahul 曾经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2012年, 他在网上认识了 Lielo。他们网上聊了一个多月后, 彼此情投意合, 决定相约在香港见面。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 异地恋都存在难题, 何况还是网上的异国恋。但是 Rahul 说, 这并不算什么, 只是两个人普通的恋爱而已。

2013年, Lielo 放弃了菲律宾银行经理的职务, 和 Rahul 到印度结婚, 不久后又跟随 Rahul 来到中国。Lielo 目前在株洲一家培训机构教英语, 她的祖先是中国人, 几百年前移民到了菲律宾。如今, Lielo 和中国人还有一

些相像, 只是已经不会说汉语。

Rahul 说: “我们和普通的株洲人没有区别, 每天过着株洲平民的生活。一样会去挤公交车, 一样和楼下菜市场的卖菜大妈讨价还价。”

大部分时候, Rahul 一家人都是吃中餐, 虽然学会用筷子花费了很长时间。就在几天前, 他们一家人还包了饺子。“我们偶尔也会做下印度饮食, 比如咖喱之类, 但是在株洲买不到食材, 要从广州买。”

从细节上来说, Rahul 只是一个把任何事都想得很简单的人; 但从宏观上来说, Rahul 是一个有世界大同思想的人——异国他乡的文化、饮食、习惯差异在他看来并不存在, “人与人之间除了长相不一样, 其他都是一样的”。

在和他交谈的时间里, 他强调最多的就是, “我们都一样”这不仅仅是指株洲的风俗文化从未给他造成困扰, 同时, 还有他和菲律宾妻子的生活相处几乎不存在问题。

虽然在株洲已经买了房子, 但是 Rahul 并不确定自己是否会继续在株洲一直住下去。Rahul 说, 如果离开, 我会想念这里的。

前女友结婚, 他跑到新郎家讨说法

文/肖蓉 谭晓芬

前女友和别人结婚办酒了, 气不过的唐钢(化名)赶到新郎家附近讨说法, 并与前女友亲属发生冲突, 最后还闹到了派出所。

分手事宜没有谈妥

“我们是自由恋爱, 一见钟情。”1月12日, 31岁的唐钢告诉笔者, 2013年底他认识了比自己小两岁的小琴(化名), 两人也曾有过花前月下的美好时光。“她对我很好, 去年过年

我都是在她家过的。”唐钢猜测, 去年过年期间, 小琴提出带他去走亲戚, 而唐钢觉得走亲戚没有几千上万元送礼肯定会丢面子, 恰恰自己手头有些紧, 就拒绝了小琴的提议, 可能由此引起了小琴家人的不满。

1月8日上午, 小琴和父亲约唐钢出来谈分手事宜, 唐钢索要几千元分手费。“当时也是气话, 没真想这个分手费。”唐钢说, 小琴的父亲当场给了他8000元, 并告诉他, 小琴1月10日就要结婚了, 拿了钱, 就不要去闹事。

1月9日, 唐钢将6500元退还给了小琴的父亲, 并称剩下的1500元会再还。

讨要说法发生冲突

1月10日, 是小琴结婚的大

喜日子。早上7点多钟, 小琴的舅舅就接到唐钢打来的电话, 要求无论如何都要和小琴见上一面, 并要求一起去派出所谈两人分手的事情。电话中唐钢表示: “小琴要是不来, 我就去拦婚车, 让她结不成!”

不久, 唐钢果真出现在新郎家附近, 并大声问小琴为什么要离开自己。

随后, 唐钢与小琴的舅舅及弟弟发生肢体冲突并受伤。最后, 唐钢报了警。

1月12日, 笔者联系上小琴

时, 小琴表示事情已经过去, 不愿再提及。小琴的父亲则表示, 由于双方在接触中性格不合, 之前就已经提出了分手。

在株洲市芦淞公安分局巡警大队民警的调解下, 最终小琴家一次性补偿唐钢在与小琴恋爱期间的各项费用, 包括1月10日冲突中唐钢的医疗费, 共10500元。

同时要求唐钢今后不得以任何理由和方式干扰小琴和家人的正常生活。